

## ■青春岁月

# 特殊的战斗

## 我在板门店停战谈判会议上当“记者”

□陈新华

1952年6月底的一个炎热的下午，我们志愿军政治部文工团正在排练歌剧《和平战士》。这个戏围绕敌人派遣特务潜入开城中立区，杀害我方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军事警察姚庆祥排长这一事件，揭露敌人的阴谋，也反映敌我双方在板门店停战谈判会议上的激烈斗争。我在此剧中扮演了美方代表、敌联络官肯尼上校。由于缺乏实际生活，大家反映我演得不够深刻，我为此而苦恼着。

午休刚过，班长凌进兴冲地冲地从外边跑来，要我马上随文工团高队长去执行一项特别任务，说领导让你扮成一个志愿军记者随谈判工作人员去板门店体验生活。

车行不到半小时，板门店已在望，四个白色气球漂浮在半空，周围是红色的布幔。我的心不由得有些紧张。队长嘱咐我：“那里不是一般的外交场合，是敌我斗争的又一个战场，我们是去执行特殊的战斗任务，在那里只能多看、多听、多记，不能随意与别人交谈，尤其不准随意和敌方人员交谈，一句话说错了可不得了！你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代表着中国人民志愿军。”

车子驶入会场，只见到到处是穿着绿军装的人走来走去，有许多是敌方的记者。我转身用目光搜寻我需要的形象，可是周围都是敌方记者和士兵，还有几个美军军官，他们好像很注意我似的。我一转身，刚走几步，只见一个黑头发、戴眼镜、瘦瘦的亚洲人，身穿美国军装，抢上来拦住我去路，脸上挤出一丝微笑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问道：“请问……你……是……中国志愿军……记……记者吗？”我想起队长的指示，不敢答话，装着没听清的样子。忽然一只手从左边伸过来，抓住我的肩膀往左边一拉，便到了一个帐篷拐角后边。

拉我过来的原来是志愿军的真记者老张。我问老张：“他想干什么？”老张指指前边小声说：“你看！”我一望，只见两个美国军官拿着相机远远地望着我们这边，好像没拍成很失望。老张继续说：“刚才，那个日本人和你说话时，那两个美国人想给你们拍照，我一拉你，他们没拍成！”我问：“给我和日本记者拍照干什么？”老张说：“我估计，因目前我们和日本没有外交关系，双方政府互不承认，如果把你们



交谈时的情景拍下来，美方可能拿去造谣，说这是中日两国的官员正利用板门店会晤的机会进行商谈某个问题，这说明中共在实际上是承认日本政府的，你说我们岂不被动了吗？”我一听，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。

在一个帐篷中，我方联络官朝鲜人民军的张春山上校正和美军联络官激烈辩论着，我仔细看了看美军联络官，是个中等个子，约40岁左右，精神疲倦的面容，一对蓝色的眼睛在他那瘦削苍白的脸上闪着狡猾的凶光。老张对我说：“他就是你要扮演的美军联络官——肯尼上校。”我说：“你帮我把他拍下来。”于是老张和我同时举起相机对准肯尼，正巧，这个轻浮傲慢、言语刻薄的家伙正把脚放在谈判桌上不停地摇摆，见我的相机对准他，连忙把脚放了下去，神情有些狼狈。在铁证如山的大量证据面前，肯尼死不认账，板着脸阴

阳怪气地说：“不管是哪一方的飞机，都有可能发生这种事，怎么能说一定是联合国军的飞机呢？”我方代表：“铁的证据说明了是你们的飞机干的！”肯尼狡猾地说：“你看见轰炸机有几个发动机？”我方代表有力地反驳说：“这么说，你只有眼看着这架飞机飞到这里，从空中掉下来才能证明是你们的飞机？”肯尼有些狼狈，便顺手拿起桌上我方工作人员抽的“大中华”牌香烟盒，从中抽出了一支。机警的老张不失时机地“咔嚓”一声，把肯尼这个动作拍了下来……

在返回的路上，我思绪万千，这场“特殊的战斗”教育了我，使我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丑恶面目有了进一步的认识。经过刻苦努力，挖掘角色内心的深度和广度，我在《和平战士》中由于扮演美军联络官肯尼上校出色，荣立了三等功，并因此获得一枚朝鲜军功章。

## ■图片故事



## 老屋的黑白电视机

■付秀成

我第一次看电视，是1976年。老人家去世后的那几个晚上，电视里播放首都的纪念活动。我们冶金四矿把一台小黑白电视机，放在办公大楼台阶前的桌上，围观的人很多是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孩子。从这时起，我们才知道电视机。

矿上就是那几天把电视机摆出来播。以后很长时间，我再没看过电视。转眼进入八十年代，国家开始改革开放，老百姓最直观感受得到的就是市场上各种电器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先进了，尤其是电视机，谁家要是有一台三洋、东芝、夏普、索尼中的任何一款，一点都不亚于现在大伙儿手里拿的iPhone6手机。

比起现在的iPhone，当时电视的价格更挺，一般的家庭买不起。好在矿工会在游艺室放电视，我们也能看电视了。

回想起来，在游艺室看黑白电视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美剧《大西洋底的人》、电影《归心似箭》以及歌曲《太阳岛上》。

连续剧《大西洋底的人》，每集一个故事，集与集之间基本没什么联系，我们这些断断续续

看的人也看得明白。游艺室里没座位，大家是站着看，在幽暗的荧光中，一次又一次见证着奇迹，看麦克在水中的一次次复活。潜水艇、实验室、各种说不上来稀奇古怪的仪器，让大家充满了好奇。我周围还有不少这样的同学，他们认为自己有同麦克一样的功能，到水塘游泳，尽管没有麦克那样的蹩，还学着麦克那样去潜水，结果呛了不少水，他们总算明白，毕竟麦克是大西洋底来的人。

等我们有钱买了台北京牌黑白电视机，我已经上一中住校了。放假，那黑白荧屏中摇曳的影像和人声，总是让我们兴奋。虽然黑白分明，有商家明白色彩的魅力，生产出三色片（红、黄、蓝），贴在电视前，黑白电视有了色彩。

不久，父母搬去与妹妹他们住，那台黑白电视机就摆在老屋。快三十年了，老屋的这台北京牌黑白电视机还能看。今年，陪父母回家，父亲调电视看《湄公河大案》，兴奋地说，你们的电视都换了几台了，这台小电视图象还这么明，质量真好啊。

## ■午报情缘

## 我和午报记者是朋友

■郝润普

退休前些年，我一直在密云县主管宣教工作，和午报记者有很多接触。午报记者深入基层采访、和职工打成一片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

记得那是1998年，某保险公司密云县站点30多名职工权益受到侵害，职工找到了我并给《北京工人报》打了热线电话。当天下午，报社周世杰、胡志强两名记者就坐长途汽车来到密云县，当时是我接待的。他们没有休息，直接找到当事人立即进行采访、拍照取证，直到晚上9点多采访才结束，两人吃了点方便面就住进了县工会宿舍。第二天早上，我来到工会接两位记者吃早饭时，他们对我说：“职工反映的问题只是一方之言，我们还要采访保险公司方。”他们公正报道问题新闻的举动让我很受感动。于是，我带他们来到了那家保险公司，进一步了解情况。没想到公司方态度强硬，不承认事实，也不接受采访。两位记者耐心地与保险公司上级联系，把采访职工方材料给他们领导看，还把职工叫来核对事实。在经过3个多小时的调解后，双方经协商

达成了解决协议，避免了该纠纷的进一步升级。两天后，《北京工人报》在头版发表了这篇文章，在职工中引起强烈反响。职工们都认为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，让职工和企业方都知道要遵守《劳动法》，保护各方利益。

我在工会还主管午报每年的发行工作，每次我给基层宣传干部都讲这个报道案例，大家都对午报有一种亲切感，因为他关注的都是我们自己的职工。

我和午报记者还不仅仅这一次接触，1994年，北京工人报记者山乡百日行报道来到密云也是我接待的，记得当时是卢琪荣和夏钦两位记者，他们骑着自行车，跋山涉水，深入厂矿企业采访，发表了很多反映职工生活、工作鲜活的文章。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职工啦啦队的报道中，午报的记者也采写了反映我县职工啦啦队精神风貌的报道，我和不少记者都成了很好的朋友。

如今，我已经退了下来，每当我回忆起和午报记者同志们共同工作生活的日子，都是一个美好的回忆。

## ■征稿启事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**图片故事**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。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
**工会岁月**——以照片为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

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**青春岁月**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
**工友情怀**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

照片）。

**家庭相册**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**本版热线电话:83527639**  
**本版邮箱:ldwbgh@126.com**  
**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**